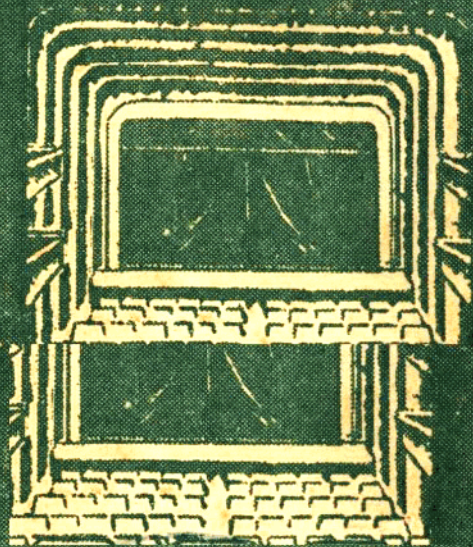


• 戲曲叢刊編委會編 •
戲曲創作叢刊



崔 焉 • 汪文白 • 熊劍嘯 創作

殺 妾 案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出版

序

克仁

戲曲改革工作的主要一環，是對於舊有劇目（劇本、演出）的整理與修改，好的應予保留，壞的應予清除。這個工作包括兩方面：一是劇本內容的修改；二是舞台形象的修改。這是一個煩重而細緻的工作，需要和藝人們共同努力，『同編、同審、同改』，再通過羣衆審訂後，方能算做定本，可以保留下來。

兩年來，中南區各地藝人在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進行了這一工作，這裏所刊出的劇本，大都是藝人自己改編而成的，成績雖然還滿足不了客觀的要求，但我們相信在這基礎上，繼續努力，在一兩年之內，基本上可以完成舊劇目的審定與改編工作。

我們熱誠地希望各地從事戲曲改革工作的同志及藝人同志們，隨時將自己修改的劇本和經驗寄給我們，以便互相交流。同時希望大家對已刊出的劇本提出意見，以便修改。

即時組織演出，是劇本審訂的良好辦法，希望各地劇團、班社，上演已刊出的劇本。

彩 案

全劇人物：

張友三

陳梅香

大五（梅香之女）

陳如意

陶太婆

車夫

王經理

賀老闆

魏先生

苟二爹

丁科長

父（打花鼓的）

羣衆甲、乙、丙、丁、戊、己、

庚、辛。

老三

街鄰

公安同志甲、乙、

法警

傅嫂

楊勵

楊妻

院長

審判員

陪審員甲、乙、丙、丁羣衆多人。

廣播員

祖怡（如意之子）

時間：一九四九年。

地點：漢口。

第一場

景——張友三家，陳梅香臥室，置兩床，

梅香和大五各睡一床。

幕啓時——

天剛亮，外面人聲嘈嚷着：

賣菜聲——清菜蘿蔔、白菜、大蒜

葱啊？

倒馬桶聲——陳太婆，下河呀！

清道夫推垃圾車聲。

梅香因心中有事，睡不着，被嘈嚷的聲音吵起，急喊大五。

梅香：（以下簡稱梅）大五，大五！

大五：（以下簡稱大）哽，哽，……（翻

過身去）

梅：大五，天亮了，快起來，快起來，

你爹今天搭湖南的早車回來，就要

到了，趕快起來，把屋裏收拾收拾，讓媽去買點菜，等你爹回來

大：噢！（一下糾起來了）媽，真的爹

今天要回來嗎，我們該有新衣服穿了。

梅：大五，你爹脾氣不好喲，回來了，

你要放乖些，不然，他要是打你，媽可不管你的。

大：姆媽，爹怎麼那樣不喜歡我們呢？

梅：你，起來吧，別問這些話，這只怪媽的命苦，連累了你們。

大：（坐起來了）不，不，我要問，我要問。

梅：你，你還小，你不懂。等你長大了媽再告訴你。起來，快起來。

（大五下床，梅香替他穿衣裳）

（隔壁房間的陶太婆在裏面說話）陶太婆：（以下簡稱陶）梅香，你這死

壳子，怎麼起得這樣早，……

南回來，我要做點菜等他回來吃
吵！

陶：（入房）看你這個婆娘嘞，還是那樣心疼你的男人呀，他過去那樣打你，罵你，逃難也不帶你走，你還這樣心疼他，真是個好婆娘呀！哈哈。

梅：有什麼法子呀，陶伯伯，嫁也嫁把他了，還不是只好由他去。你家請坐一下吧。

陶：不坐了，我要梳頭去。回頭你的一位回了，跟我問個好啊！

梅：曉得的，你家。

陶：我走了，梅香。（下）

梅：你家慢點走賴。

大：姆媽，我要吃餅子。

梅：看你這個呀啊，剛一起來，臉也沒

大：我要吃囉。

梅：拿去拿去，吃了來幫着姆媽收拾收拾房裏啲！

大：曉得。（下）

梅：咳！（嘆了一口氣，鋪床整被，然後對鏡梳髮，想起往事，不覺傷心起來，自言自語。）想我陳梅香，出身苦寒，九歲時在河南被張友三買回充當丫頭，受盡虐待。我到十七歲時，張友三將我威脅強姦，納為偏房，只因他為人奸險，輕視女人，常常打罵於我。前幾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眼看快要打到武漢，張友三就帶着他的第六個小老婆逃到湖南去了，撇下我和大奶奶和孩子們，在家度着窮苦的日子。

大奶奶因被他打成癱疾，於六年前亡故，剩下我和孩子，更感覺得淒涼孤單。如今抗戰勝利，友三來信，說今天回來，思想往事，好不傷感人也！（唱）

陳梅香對鏡梳粧心中不爽，想起了從前事好不心傷。多祇爲貧窮無人教養，恰遇那張友三河南坐莊。他買我做丫頭豬狗一樣，不是打就是罵禽獸心腸。他見我年青貌美心中發癢，十七歲姦污我納爲偏房。實指望從此後婦隨夫唱，又誰知他的獸性不改打罵照常。

蘆溝橋抗戰起中日打仗，眼見得大武漢也要遭殃。日本鬼姦擄燒殺理性不講，張友三見勢不對遠走他鄉。

撇下了我母子浮萍一樣，事到頭

不自由苦度日光。到如今抗戰勝利人人歡暢，張友三要歸家重聚一堂。但願他改脾氣我也忍讓，夫妻們和和順順好度時光。

梳罷頭我且把廚房內往，弄幾樣新鮮菜讓他嚐嚐。（大五上）

大：姆媽，姆媽，爹和姨娘回來了。

梅：（高興的）在那裏，在那裏？

大：是陶伯伯告訴我的，他說他看見他們坐車子回來的，就要到門口了。

梅：是真的呀，來，把嘴揩一下，好去接你爹去。

大：好。好了好了，爹回來了，有新衣服穿了。

（張友三偕陳如意，及揹行李的車夫同上）

車夫：喂！行李擱在什麼地方呀？

張友三：（以下簡稱張）就擱在這裏。

車夫：（放下行李）點數呀，一件，兩件。

張：好，不錯。（付錢）

車夫：請你加幾個錢吧，這樣遠。

張：（氣勢汹汹地）講好的價錢，沒有加的。

車夫：請你隨便加幾個吧！

張：去，去，沒有加的，沒有加的。

車夫：隨便加一點吧。

（陳梅香偕大五出迎）

梅：大五的爹，你回來了。

張：（似理不理）

大：爹！

張：走開！

梅：妹妹，你回來了，這幾年在外面好吧。

陳如意：（以下簡稱陳）好！（淡淡地）

車夫：先生，我等了半天了，請你隨便加一點吧。

張：討厭，說沒有加的，就沒有加的。

梅：（掏出一張票子，給車夫）走吧，走吧。

車夫：（接錢下）

張：那個叫你加錢的，你有錢，是不是？

梅：我是看見他吵得不能下地，你剛回來，圖個順利。

張：圖個屁。

陳：算了，算了，別生氣了。難道車子上還沒有累好，進去歇歇吧。

張：（揚長而入，如意跟着進去了，梅香一個人搬着行李進屋。大五受了氣站在旁邊一聲不響。）

梅：大五，叫你放乖些，偏不聽媽的話，來，幫着姆媽把東西搬進去。

大：我搬不動。

梅：那你就站在這裏看着東西，等媽一個人搬。

大：（不高興地）哽！

（梅把行李一件件搬進去了，然後牽着孩子一起進去，倒茶給張友三和陳如意喝。）

張：我問你喲，梅香，房子怎麼樣了？

聽說搞得亂七八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梅：房子？

張：是呀，房子怎麼樣了？

梅：房子都在呀！

張：都在，不是說拆的拆了，賣的賣了嗎？

梅：拆倒是一處拆了的，那是因為要修馬路，給鬼子們拆掉的，後來我就把那些拆下來的材料又蓋了一

棟。可是，並沒有賣呀！

張：（冷笑）那你的本事還不小呀，還會拆房子，蓋房子。

梅：房子又不是我拆的。人家偽政府要拆，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張：好嘞，我現在不同你說，過幾天和你算賬。

陳：友三，你餓了沒有？我餓得慌。

張：哽，是有點餓了。

梅：讓我替你買些點心來吃吧。

張：不要，我們去洗個澡去，順便吃點東西，走。

大：我也要，去，爹。

張：你去做麼事，滾！

大：（哭）

張：你哭我打死你。

梅：大五，莫哭了，裏邊去。

（大五哭着進裏屋去了）

張：狗食的，慣使得簡直不成樣子了。

陳：走吧，

張：走！（橫掃了梅香一眼，與陳同下）

梅：（望着他們去了，傷心掉淚）咳，

這是從那裏說起啊！

（唱）

張友三做事太不該，

欺我母女為何來？

好心好意將你接待，

惡言惡語實難挨，

實指望他回來夫妻恩愛，

看情形恐怕是要惹禍災。

（坐在椅子上哭）

（陶太婆上）

陶：（唱）

梳罷頭來忙回家，

見了梅香笑哈哈。

（白）梅香，這些行李是那一個的，是不是你的那一位回來了呀？

梅：（點頭）

陶：是你那一位回了呀，你這個婆娘，該快活呀，守了這麼多年的活寡，男人一下回來了，該喜歡喜歡呀，你怎麼反而不快活呢？

梅：陶太婆呀！（唱）

陶太婆休要提起他，

提起了叫人淚如麻。

實指望他回家叙一叙衷腸話，

誰知他好一似兇神惡煞。

我母女二人都挨罵，

似這樣的日子怎樣過法？

陶：梅香，忍耐些，也許這幾年逃難過得不好，心裏不高興也是有的，慢慢的來就會好的，俗話說得有：「一夜夫妻百日恩」，你跟他呀都

養了幾個，那個恩愛還說得完嗎？

梅：陶太婆……

陶：快別傷心了，他們回來一定還沒有吃飯，趕緊去燒火吧。

梅……

陶：去，趕緊去。（扶他同下）

第二場

景——幕前（轉）張友三家中的客廳。

（王經理、賀老闆、魏先生、苛二

爹同上）

王經理：（以下簡稱王）（唱）

東洋鬼投了降無有依賴。

賀老闆：（以下簡稱賀）（唱）

國民黨又來了還是發財。

魏先生：（以下簡稱魏）（唱）

老東走老蔣來改朝換代。

苛二爹：（以下簡稱苛）（唱）

有金錢可通神鬼把磨推。

王：賀老闆，現在老東投了降，你的東

洋靠山也垮了，預備作怎樣的打算呢？

賀：唉！王經理，在路上說話要留點神，你我都是一樣的心病，何必點穿呢？

魏：其實，我看這也沒有什麼關係，老東跟蔣老闆也是差不多的政策，只要有人從中拉攏一下，你我都是場面上的人，可以解決的。

王：對了！『沈萬山打死人』，總是錢不是。

苛：錢是可以通神，不過，魏先生說的找一個內線，也是很要緊的！

魏：是啊！苛二爹跟我是一樣的意思，若是有個把重慶回的朋友，至少是湖南回來的，也可以搭線。

賀：噢！張友三是新從湖南回的，他這

個人的心病很深，板眼也不少，找他就是一條路。

王：對了！他今天請我們吃飯，更是一個好機會，我們大家抬他一抬，跟他貼攏去，搞點甜頭他嚐，有點什麼大凡小事，他總認識幾個官方的人物，豈不就解決了？

苛：我看友三這個人，做投機生意，他倒是一個好手，至於結交貴人，我看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魏：對啊！他至多也只認識幾個科祕之流，談到上等人物，也有限得很。

賀：不然不然，列位，做我們這些買賣，并不要大人物，只要科祕的路線走通了，大人物那一關就好過了。

王：是啊！賀老闆跟我一樣，就懂得這個訣竅，大人物又要錢又要面子。表面上是殺奸商囉，借人頭囉，清

查逆產囉，鬧得烟霧十六天，而內幕呢？只要你從中託一個他親信的人，從後門裏抬包袱去，馬上烟消雲散無事了。

賀：哈哈！王經理真是一針見血之談。

魏：哦！可算是深得個中三昧！

苛：三昧不三昧，我們到友三家裏一會。

王：請哪：（唱）

張友三是老友無須介紹。

賀：（接唱）

談交情我們是一夥同財。

魏：（接唱）

約我等吃便飯必有買賣。

苛：（接唱）

到他家仔細談把門叫開。

王：開門哪！

(拉開——廳堂。張友三上)

張：(唱)

坐吃山空真無奈，
必須定計巧安排，
忽聽人聲傳門外，
莫非貴客到此來？

(白)是那個？

王：我們來了。

張：哦！(開門)果然是貴客來了；請進！

衆：張友翁，好吵！

張：好說，彼此一樣，請坐，請坐！

奇：友翁，怎麼這儉省？家裏傭人都沒有？

張：唉！剛從湖南回，家裏亂七八糟，現在也比不得從前了。

魏：哎呀！友翁是大後方回的貴客，何必對我們這班老朋友叫窮呢？

王：是呀，我們也不是來想方的啊！

張：唉！那裏話，那裏話！我這一趟回來，還要請老朋友們幫忙啊！

賀：友翁也不要客氣了，本來呢，應該我們來接風，怎麼友翁還請起我們來了？可見老朋友還是老朋友，將來還是要打夥求財啊！

張：對了，這句話深得我心；今天不過是一點便飯，還有一位丁科長要來的，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介紹，將來有很大的幫助啊！

衆：好極了！好極了！一定是政府大員了！

(丁科長內叫「走啊！」上)

丁科長：(以下簡稱丁)

(唱)抗戰勝利多僥倖，接收官員忙不停，捧上壓下有本領，從中取利不費神。

(白)武聖路漢水街，張友三就住在此地麼？哎呀！此地的環境是太不清潔了，……

張：啊？(聞門外有人聲，從內奔出)

哦！丁科長的大駕到了，請進請進。

丁：哦！友三兄就住在此處麼？

張：不敢不敢，這就是寒舍，太僻了！

丁：唔！不要緊……(進門)回頭我派人來打掃街道，清理下水道，這個這個，環境衛生是……

王：對！(接下話奉迎)環境衛生是很重要的！

丁：哦！王經理也來了？

王：丁科長，我們候駕多時了，請坐請坐。

丁：好說，請坐，哦，大家請坐吧。

衆：丁科長請往上坐。

張：泡茶來，泡茶來！你看你看，貴客

到了，我簡直是……簡直是手足失措了！

魏：應該是蓬蓽生輝。

苛：受寵若驚吧？哈哈哈哈！

賀：一驚也是一喜，友翁也該爲我們介紹介紹，大家一喜吧。

張：對對！我都喜糊塗了，我來引荐：這位是王經理，無須介紹；這位是賀國揚賀老闆；這位是魏君直魏先生，乃是善堂的首事；這位是我們這裏的紳士耆老，苛於仁苛二爹；這就是鼎鼎大名的丁科長。

衆：哦！丁科長，久仰久仰！

(陳如意捧茶盤上)

陳：貴客請用茶啊，哦！丁科長都來了？

丁：哎呀，不敢勞煩張太太。

陳：丁科長，我們在湖南是牌搭

子……

張：哽！（以目示意阻止）

丁：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陳：哦！跟我的鬍子是老交情，何必客氣？

丁：對啊！都是老朋友，沒有關係。

王：友翁，這就是你的第……（以手示「六」字）的如君嗎？

張：正是小妾……（還沒有說出「妾」字即忍住）

陳：你說麼事？

張：是啊！（情急智生）這是從湖南回的內人。

苛：還有梅……

張：梅？（掩飾地）媒人早已捧過牆；苛二爹這大的年紀，還在迷的迷氣

嗎？

魏：二爹！這是友翁的紅人哪！

苛：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陳：哎呀！二爹還是這樣，騷鬍子！

苛：我的鬍子騷？

王：鬍子都不騷，有點「灰」。

陳：哦！是「灰爹」！

（衆大笑，丁科長忽然故作正經地咳一聲）

張：哦，你快去預備酒菜，叫梅香幫忙！

陳：梅香？她出去了。

張：到那裏去了。

陳：我不曉得。（轉語）哦，你家們請坐，我就來奉陪的！（下）

張：你去吧。

衆：不要費事啊。

張：沒有什麼，不過是家常便飯。

丁：太客氣了。

張：唉！自從抗戰發生到湖南，不覺七

八年了，坐吃山也空，這幾位老友不知，科座你是知道的，怎麼辦呢？

丁：慢慢的來吧，友三兄的一套本領，我也是知道的啊，哈哈！

王：對啊，科長真有知人之明，友翁真是商界的名流，做生意的確是一把好手，我們都要甘拜下風啊。

衆：是啊，友翁是我們最佩服的。

張：哎呀，列位過獎了，我又有何德能？不過是一句老話：『見錢不抓，不是行家』了，這也算得是好手嗎？哈哈！

苛：怎麼不是好手？黃的、白的、黑的，那樣不是一把抓？

張：唉唉！（打斷他的話）這像什麼話？我也不是那樣的人啊？

丁：唔！這些生意本來賺錢，但是與政

府的法令有抵觸，總覺得有些……有些不妥吧？

張：是啊！我就有這一層顧慮，所以，我就請丁科長過來，一來吃點便飯，不成敬意，二來也請大家攬來，商量商量，從長計議吧。

丁：哦！（玩笑地）友三兄在湖南不是就做過這種生意嗎？怎麼反而客氣起來了？

張：哎呀，科長仁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未可同日而語啊！

王：對啊！我們與丁科長雖是初會，也是一見如故，無話不說吧。談到現在商場，又有什麼生意可做呢？友翁他是知道的，他這一次回來，就想約幾個知己的老友，好好的幹一下……但是缺少一個撐腰的人，若是有一位像……像丁科長這樣的

人物，不必出面，只要爲我們計劃一下，說幾句話，到處打一個招呼，我們大家……喂！就是丁科長也爲友翁幫不少的忙啊！各位，你們覺得怎樣？

賀：是啊！我早想抱丁科長的粗腿，但是，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怎麼高攀得上呢？我們過去的事，現在也不必談了，只希望丁科長看在友翁的情面上，成全我們，我們大家都是外面混事的，那一個又不曉得好歹呢？啊，魏先生覺得如何？

魏：對極了，我的意見，苛二爹是曉得的。

苛：是的！大家也只想靠友翁的大力，黃的白的，一樣搞一點，就是黑的，弄點把也不傷大雅啊？友翁，你的意見也談談吧。

張：各位都說了，我不必打埋伏了；要說靠我的大力，真是笑話，我的靠山又在那裏？各位請看；我的靠山……（以手拍丁肩）這裏啊！

丁：哎呀！友三兄，你不要攀扯好人哪！

張：科長仁兄，這不是開玩笑，我們在湖南說的話，你忘記了嗎？

丁：你不是說這是損人利己的事嗎？

張：哎呀！你又何必頂我這一句呢？

損人利己又有什麼關係？就怕損人利己而不利己；再說，損人還損到我們頭上來了嗎？總不過是那些窮鬼。魏先生是善堂裏首事，請你說說，窮人就沒有一個好的？

魏：唉！真是善門難開，窮人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王：所以我常說：『寧可死，不可窮』！

賀：閒話少說，丁科長對我們的計劃，可以同意嗎？

丁：各位的困難，我是知道的，只有這種生意可以穩賺不蝕；再說，像友三兄這樣多年的老友，我還打什麼官腔？不過，既承各位拉我出來，總不能空口說白話，多少總要表示一點，面子上好看一點吧？

張：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丁科長的一股在我這裏，我還有房屋契約作抵啊！

王：對了！不過，我聽說你的房約在那一位手裏吧？

張：不成問題，有我負責！

丁：好吧！有什麼事情，找我好了！

衆：好極了！我們沾丁科長的光了！

丁：那裏話？你們五位，恰好是五路財神啊！

苛：加丁科長一位，豈不是『六合同春』嗎？

衆：對了對了！哈哈！

（陳如意內叫：『友三，請貴客入席啊！』）

張：哦！酒席齊備了，各位請到後面入席吧。

衆：叨擾了，叨擾了！

（同下）

第三場

景——幕外。

（大五上）

大：（唱）

張大五在家中自思自想，可憐我母女們好不淒涼，我爹爹他見我仇人